

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,却用“我来”二字扛起千钧责任,宁夏能化聚乙烯醇运行部醋酸乙烯区域班长陈冠,用14年坚守让“平凡”二字有了重量——

## “冠”以平凡守一线

### 劳模风采

丁繁文/图

初见陈冠,你很难把他和“技术大拿”“集团公司劳动模范”联系在一起。身材瘦小,穿着浅蓝色的工装,站在人群中毫不起眼。在宁夏能化公司聚乙烯醇运行部的车间,面对记者的采访,39岁的陈冠像新入职员工般羞涩,局促地握着拳头。但只要碰上棘手的检修任务,这个含蓄内敛的男人瞬间蜕变,与先前判若两人。“你可别被他的外表迷惑了,我师傅厉害着呢!”张尚聪是陈冠的徒弟,提起师傅,一脸钦佩。

#### “活地图”

“活地图”是同事对陈冠的昵称,醋酸乙烯装置600多个设备4000多条管线的位置、走向,像刻在他脑袋里一样,门儿清。这份“门儿清”,陈冠靠的不是天赋,而是入职14年来在现场走管线、跑流程的摸爬滚打。2011年,陈冠大学毕业后入职宁夏能化。当时,正值装置基建期。虽然化工专业科班出身,可看着图纸上陌生的流程和管线,陈冠还是感受到了理论与实际的差距。看着师傅们熟练地讨论着工艺流程,陈冠心生羡慕和憧憬,暗下决心:“早晚要把这些东西装进自己的脑袋里。”那时,陈冠一有时间就跑现场,硬是靠着两条腿把图纸上的设备、管线、控制点跑进了自己脑海里。有段时间,陈冠所在的醋酸乙烯装置精馏醋酸系统蒸汽流量异常,导致产品质量指标产生波动。大家对现场可能引起流量波动的阀门、管线查了个遍,愣是没找到原因。“要想把原因找出来,得往深里挖。”面对硬骨头,陈冠来了劲。就这样,当夜班工艺平稳后大家都在休息时,陈冠却在现场一个阀门一个阀门地



陈冠在检查醋酸乙烯循环泵运行情况。

看,一个点位一个点位地查。很快,他将目光锁定在了平时最不可能出问题的末端疏水器手阀上。直径几十厘米的阀从全开拧到全关需要五六十圈,好几个阀门加起来要几百圈,陈冠硬是徒手拧了个遍,终于把问题“挖”了出来。“不愧是冠子,这么隐蔽的问题都能找出来。”面对同事们的赞不绝口,陈冠不好意思地说道:“装置稳定了就好。”

#### “装置就是咱兄弟”

6月20日,在聚乙烯醇运行部中央控制室大厅,刚从外边干完活儿的陈冠又拿起了他负责的QC课题数据研究起来。“想要降低精馏八塔中采三聚乙醛含量,就要从馏出槽阻聚剂和进料碱液加入量着手……”陈冠一边拿着笔在图纸上画着,一边小声嘀咕着。班组成员常笑着说:“你看,冠子又闲不住了。”闲不住的陈冠身体里仿佛装了个永动机,当班的12个小时里,不是在外面跑现场就

是在中控室里研究资料。上个班没有处理完的事,陈冠顺手就干了;看到别人包的机泵脏了,陈冠顺手就擦了;只要装置遇上疑难杂症,陈冠总是主动琢磨出谋划策……班组成员常打趣他:“冠子哪是咱们的班长,分明是整个装置的守护神。”陈冠却说:“装置就是咱兄弟,咱要好好爱护它。”有一次,醋酸乙烯合成装置因突发情况紧急停车,当时正在家休息的陈冠得知消息后主动要求返岗配合装置恢复稳定。合成装置总共9个列,每列3层,陈冠背着工具包穿梭在几十层楼梯之间。开关阀门冲压、起泵、水封补水……虽然跑得满头大汗,但一系列操作稳中有序、忙而不乱。经过大家的共同努力,装置最终恢复了稳定,陈冠这才放心地回了家。

这对陈冠来说,早已是家常便饭。“说带我们去旅游,从不兑现;回老家,没待上几天就惦记着回厂里……”日子久了,妻子心里难免攒下些委屈,“一开始真觉得他傻。”而如今提起丈夫,妻子眼里早没了怨怒,反倒带着点骄傲:“冠子这人,责任心是刻在

骨子里的。他心里装着活儿,也装着这个家,就是方式拧巴了点。”

#### “多说一些我来”

陈冠带的班组里清一色的理工男,直来直去、个性十足,如何将这群人凝聚到一起,他有着自己的一套方法。现场的脏活儿累活儿,他带头干;遇到紧急情况,他冲在前;每年安排轮休,他总是先考虑别人。“作为班长,就得以身作则,多说一些‘我来’”。渐渐地,在陈冠的影响下,有活儿大家抢着干,有事大家一起上。班组多次被评为公司先进班组,陈冠和张尚聪也被评为优秀师徒。说起张尚聪的变化,这离不开陈冠为他量身打造的成长计划。2022年,大学毕业的张尚聪成为陈冠的徒弟。从学生到工人,从城市到戈壁,变化让内向的张尚聪一度闷闷不乐,心细的陈冠察觉到徒弟的状态不对。每到夜班,陈冠总会喊上张尚聪陪他去现场溜达。从个人成长经历到工艺知识,从班组趣事到设备参数,不知不觉,师徒二人成为无话不谈的好朋友,在其他同事的眼里,张尚聪越来越像陈冠了,无论是业务能力还是责任心。

很快,理论知识掌握扎实的张尚聪被调去了中控室重点培养。在那里,他遇到了入职以来第一个紧急情况。当时,张尚聪发现合成五列油温突然上涨,情况十分危急。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,张尚聪难免慌了神。陈冠在安抚徒弟的同时第一时间想出了解决方案,师徒二人一个在室内一个在室外,沉着冷静,默契配合,很快找到了肉眼很难观察到的连接杆松动的阀门。“当时要是没把住阀门开度,后果我真不敢想!”回忆起第一次独立解决险情的经历,张尚聪眼里仍闪着兴奋的光,“多亏师傅早就教过我怎么应对。那天能稳住阵脚,全靠他提前把关!”采访刚结束,陈冠就一头扎进了现场。戈壁的夜色荒凉又寂静,背着工具包的陈冠在夜色中闪闪发光。

### 图片人物



魏宝峰与魏科峰迎着漫天黄沙,躬身走向井口。

## 大漠巡井“两兄弟”

李学仁 图/文

“启泵——停——”“再来一次——好了!”在不到10平方米的铁皮房里,魏宝峰和魏科峰围着甲醇泵忙活了大半天,终于排除了管线气堵的问题。而此刻,7月的塔克拉玛干沙漠正被沙尘暴吞噬,狂风卷着石子肆意啪啦地砸在铁皮墙上,像是要把这间小屋连根掀翻。魏科峰和魏宝峰是西北油田顺北油气田8号带北段的巡井工。第一次见到他们的人,总会问:“你俩是亲兄弟吧?”39岁的魏科峰咧嘴一笑,浓重的陕西口音里带着调侃:“你看像不像?”40岁的魏宝峰则腼腆地摇摇头,用温和的甘肃腔说道:“不是,就是碰巧名字像。”魏科峰身材魁梧,说话嗓门大,做事风风火火;魏宝峰瘦削些,话不多,但心很细。从培训开始他们就

到一起,后来又成了固定搭档,在大漠里并肩走了一年零三个月。工作上,他们互补得像一对齿轮。魏科峰车技好,沙漠里路况差,风沙大的时候能见度几乎为零,可他总能稳稳地把车开到井场。爆胎了,他就钻到车底下打千斤顶,魏宝峰在旁边递工具、打下手。魏宝峰对井上设备更熟悉,流程、故障判断都在行。遇到棘手的问题,魏科峰就喊他:“来看看这个咋回事?”魏宝峰蹲下来琢磨一会儿,总能找到解决办法。他们住同一间宿舍,生活几乎同步。谁先起床,就顺手把对方叫醒;谁去食堂,就多带一份饭回来。魏宝峰有时候懒得吃早饭,魏科峰就把鸡蛋和馒头塞给他:“不吃咋行?待会儿还得跑井呢!”有一次,魏科峰感冒发烧,浑身没劲。魏宝峰二话不说,翻箱倒柜找药,又跑去打热水、打饭,守着他

把药吃了才放心。魏科峰后来跟同事念叨:“这家伙平时话不多,照顾人倒是细心得很。”他们的日常,就是在这片荒漠里来回奔波,每天巡十几口井,最远的井要开一个多小时。沙尘暴来了,就顶着风沙慢慢挪;车陷进沙窝里,就一起挖沙推车。一天100多公里,一年下来,跑的路能绕赤道一圈。有人问他们:“沙漠里这么苦,值不值?”魏宝峰低头检查着压力表,轻声说:“把井管好了,我心里就踏实。”魏科峰则哈哈一笑:“习惯了,也没觉得有多苦。”傍晚时分,他们巡完最后一口井。返程的路上,魏科峰握着方向盘,哼起了老家的秦腔,魏宝峰靠在座椅上,嘴角微微扬起。在这片荒凉又炽热的大漠里,他们不是亲兄弟,却比亲兄弟更亲。



魏科峰(左)和魏宝峰逐一确认井口压力、温度等生产参数。



魏科峰还兼着驾驶员的活儿,赶上风沙天,总能把车稳稳地开到目的地。



在新疆塔克拉玛干沙漠,夏季地表温度能飙升至60~70摄氏度,热浪与沙尘交织,薄薄的面罩能为石油人筑起一道防护屏障。图为魏宝峰裹紧防护面罩,正仔细巡视着井口的生产情况。

墨西哥湾惊涛中,他拖曳万米电缆刷新纪录;南海风浪里,他掌舵救援10名被困者。上海海洋石油局船长唐仕林,用15年时光诠释“宝藏”的分量——

## “宝藏”船长的深蓝航迹



唐仕林在钻井平台附近进行拖带作业。

杨涵 刘建超/文 冯帅杰/图

翻开上海海洋石油局船长唐仕林的航海日记,里面记录着中国石化海洋勘探的多个第一:在墨西哥湾惊涛中指挥拖带万米电缆,刷新二维地震拖带纪录;参与中国石化首艘多缆物探船“发现6号”建造和下水作业,助推推进国际高端物探装备行列;执舵公司首艘DP(动力定位)工程船“勘探409轮”,在极限海况下精准“绣花”……

这些印记勾勒出“宝藏”船长不断向深海远海挺进的蔚蓝航迹。“登上甲板的那一刻,脚底下的铁板直震,往远看天和海混在一块儿,没边没沿的。”回忆起第一次站在钻井平台的情景,唐仕林的眼里星光闪烁。这位从山区走出来的汉子,骨子里奔涌着对大海的向往,高考填报志愿时,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航海专业。

敲铁锈、刷油漆、洗甲板……再简单的琐事,他都干得一丝不苟,“船上的活儿没有高低贵贱,都是为了安全”。2013年,“发现6号”迎来东海三维地震作业“首秀”,时任三副的唐仕林,一头撞上了职业生涯中堪称“地狱级”的考验——拖曳10根近7000米的电缆,在渔船密布的海域穿行。虽然早有心理准备,但进入作业区后,他还是倒吸了一口凉气。雷达屏幕上密密麻麻的渔船,如同迁徙时节的候鸟群,几乎堵塞了所有航道。巨大的压力让他心里直打鼓:这任务能完成吗?万一设备撞坏了怎么办?多缆拖带如同在海面上铺开一张面积约1000个标准足球场大小的巨网,牵一发而动全身,稍有不慎,作业就会前功尽弃。

整整4个小时,他化身战场指挥官,船用、渔业对讲机轮番切换,一边指挥周边10艘护航船为母船“开路”,一边保护水下设备,还要时刻留意安全撤离路线。三维地震作业如同给墙“刷漆”,若因干扰出现“空白区”,就必须调头补测,作业成本将大幅攀升。当“发现6号”最终突出重围,老船长冯国强用力拍了拍他的肩膀:“小伙子,是块当船长的好料子!”

一步一个脚印,汗水浇灌了15个春秋,唐仕林终于稳稳地站在了船长的指挥台前,然而还不到两个月,就经历了一场惊心动魄的救援。

2024年2月19日,南海风高浪急。正在“勘407轮”执行重点井作业任务的唐仕林接到三亚海事局紧急呼叫:附近一艘帆船遇险,10人被困,情况紧急,急需救援!

唐仕林望向海面,眉头拧成了疙瘩,两秒的沉默后,猛地抬起头:“暂停作业,立刻回收水下设备!全速赶往救援现场!”一声令下,全船35人迅速行动。然而被困帆船体积小,缺乏有效的定位信标,雷达回波微弱难辨,其漂移轨迹只能依靠推算。“二副,调集所有相关海图!大副,立刻分析最新气象资料 and 风流潮汐数据!”唐仕林的大脑飞速地运转着。全速航行两个多小时后依然一无所获,焦虑和挫败感蔓延开来。

“坚持!扩大搜索范围!轮机长,加大马力!”唐仕林的声音稳如磐石。他紧抿着嘴唇,目光锐利地扫过每一个可疑的波动的点。“船长!就在前方!”二副的喊声撕开了凝重的空气——在近5小时的搜寻后,终于在距离推算位置仅7海里处发现了被困目标。唐仕林立即通过对讲机安抚:“别怕!我们是中国石化勘407轮!我们来救你们!”最终,他们成功护送遇险船只安全返港。万一搜救无果怎么办?面对追问,唐仕林的回答朴实而坚定:“那一刻,脑子里没有‘万一’,只有‘必须’!因为我们是离他们最近的船!”夕阳如金,泼洒在宽阔的甲板上。唐仕林凭栏远眺:“大海赋予我很多东西,勇气、信心和力量。每次站在驾驶台前,看太阳跃出海面,就觉得这海,永远都看不够。”